

我在北国寻找春天

王国佳

我来北国,原是要寻春天的。来之前,我心里是有个春天的模样的。那是软的风,润的雨,柳梢上淡淡的一抹鹅黄,水边疏疏的几枝新绿。那是我的春天,南国的春天,打小看惯了、闭着眼也能描画出来的春天。

可北国不给我这个。来这儿半个月了,我日日往外走。清晨去,午后去,黄昏了还要去。田野是敞开的,无遮无拦,任由我走。可走来走去,眼里见的,还是那片灰黄的天,那片褐黄的地。风倒是日日伴的,只是这不像是伴,倒像个监工,冷着脸,不住地推你,捺你,不许你在一处久留。我裹紧了大衣,把领口立得高高的,低着头,一寸一寸地在田埂上挪。

找什么呢?我也说不清。找那一粒米似的芽苞罢。找那一星伏在地上的草色罢。前几日在一棵老槐树上,分明看见枝梢有了一点异样的凸起,我蹑脚,凑近去看,几乎把鼻尖贴到树皮上。看了许久,又伸手去摸——硬的,糙的,略指尖的。那不是芽,是去年秋残留的一点枯叶柄,叫风刮得翻卷起来,粘在那儿。我把手缩回袖子里,站在那儿,忽觉得自己很傻。南国的春,哪里用找呢?推开窗就是了,走出门就是了,甚至

不必出门,只消在屋里坐着,那绿意也会从窗纱的缝隙里,一丝一丝,渗进来。春在那里等着你,像等一个迟归的故人,不急,不恼,只管静静地、妥帖地,铺好了一切的颜色与气息。可北国的春呢?她在躲着你。你寻她,她偏不见你;你走得越急,她藏得越深。你站在旷野里,四顾茫然,天地间只有你一个人,风把你的头发吹乱,把你的问询吹散。她不理你,也不应你。

有一回,我走得远了,一直走到一片林子边。那林子也怪,树是瘦的,稀稀落落,枝丫交错着,织成一张疏疏的网,网住那灰白的天。我站在林边上,风从林间穿过,发出呜呜的声响,像一个人在低低地、含混地诉说什么。

我忽然不想找了。我靠着一棵树,慢慢地坐下来。土是凉的,硬邦邦地硌着。我望着那片沉默的林子,望着那一枝枝不肯吐芽的枯枝,望着那从枝隙间漏下的、淡淡的、像隔了一层纱的光。风还在吹,吹得我脸颊发木,吹得我那些关于春天的念想,也一片一片地凉了去。许是根本就没有春天呢。许是北国的冬,就是这样长,这样长,长得让人忘了世上还有暖、还有绿、还有花开。我这样想着,竟有些灰心了。

就在这时,我听见了水声。极轻,极细,若有若无的,像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,轻轻拨动了一根琴弦。我怔了怔,侧耳去听。风呜呜的,枝丫沙沙的,那水声便在这呜咽与沙沙里,时断时续,时隐时现。我站起来,循着那声音走。绕过几棵树,拨开一蓬枯透了的、叶子碎成粉末的野蒿,我看见了一道沟。那是极不起眼的一道浅沟,伏在两块田之间,平日里大约只是雨水走过的路。沟底是干的,覆着去岁的枯叶,一片一片,灰褐色的,脆得像烤焦的面包皮。可就在那一片枯褐的正中,有一道细细的、亮亮的线。

是水!那水不是流的,是渗的,是从土里、从石缝里、从某处看不见的深处,一点一点沁出来的。它那么细,细得像一根蛛丝,像一根绣花针,像初生婴儿的、还不敢用力握拢的手指。它贴着沟底,悄悄地、悄悄地往前挪,挪过一片枯叶,那叶子便微微一颤;挪过一粒土坷垃,那坷垃便染深了颜色,像含了一眶将落未落的泪。我蹲下身,看了很久很久。那水不声不响,不言语,只是一寸一寸地往前走。它不知道我在这里寻春,不知道我走了多少路,吹了多少风,不知道我方才几乎要灰心了。只是

走它的路,从冻了一冬的泥土里,挣出一条生路来。

我忽然明白了。北国的春天,哪里是给人找着的呢?她不是南国的、等在故人门前的春。她是荒野里的、躲着人的春。你找她,她不肯出来;你不找了,她倒悄悄地、从地缝里、从石隙里、从那最卑微最不为人注意的角落里,探一探头。她不是在等你,她只是活着,自顾自地活着,活给地看,活给天看,活给自己看。你看见了,是你的造化;你看不见,她也并不在意。我又在沟边坐了一会儿。风还是凉的,土还是硬的,林子还是那副疏疏的、不肯吐芽的模样。可我心里,有什么东西,不一样了。

起身要走的时候,我回过头,最后看了那道沟一眼。那细细的水线还在往前渗,渗得很慢,慢得像一个人用一生的时间,去走一里路。我忽然想,也许春天不是寻来的,是等来的。也许不是春天来了,我们才看见了希望,是我们还在等,还在走,还在那似乎毫无指望的旷野里,固执地、一遍遍地低下头去——这才算有了春天。

回程的路,风还在吹。可我不再缩着脖子,把领口立得高高的了。我把脸迎着风,让那凉意满满地扑上来。明天,我还来……

邂逅堰曲

乔国山

余秋雨先生的那句“拜水都江堰,问道青城山”,早已耳熟能详,作为一名工程人,怎么能不去“拜一拜”堪称灌溉工程界的“诺贝尔奖”得主——都江堰呢?

早春三月,和风轻漾,我们从秦堰楼进入,顺着江水脉络,由上游缓缓行至下游。

秦堰楼登高远眺,眼前的岷江带着雪山的寒气,碧绿如绸带,浩浩荡荡地奔涌而来,千年水利工程的壮阔,就此眼前铺陈开来了。站在山巅,恍惚明白,此行不为寻诗,也不是为了访古,只是为了赶这一场和千年智慧的邂逅。往下看那道“鱼嘴”分水堤,如静卧江心的玉臂,把滔滔江水轰然一分二,内江顺流,外江浩荡,古人顺应着自然、巧夺天工的那种智慧,让人心生崇敬。

带着山巅的震撼,拾阶而下,往江边走去,水声渐渐响亮起来了。安澜索桥,横在江面,踩上去,脚下晃悠悠的,湍急的江水,匆匆滚过,看得眼睛有些发花。桥身也晃得我心里发慌,旁边胆小的女同事,紧紧地抓着同伴的胳膊,笑声里带着些许惊恐。也有调皮的小孩,故意在桥上跳着,惹来大人的训斥。我紧紧地抓着清凉的绳索,过了江,不觉掌心已沁出汗。

过了桥,便是金刚堤了,如一道结实的城墙,把内外江水牢牢隔离。走在堤岸,对面山色空蒙,层峦叠翠,像是谁用浓墨泼出来的。脚下水的面貌,此刻倒是看得真切了,白色浪花推推搡搡,争先恐后地一起涌向宝瓶口。这山和水就这么厮守着,年复一年。

走到飞沙堰,那个浅浅的堰坝,样貌无奇,却在无声处完成了最精妙的调度,洪时泄流排沙,旱时引水入瓶,分寸拿捏,这里的精妙在于弯道环流的“借力”排沙,一道道低低的堰,和自然达成了千年的默契。

旁边的“宝瓶口”,是人工凿穿玉垒山开辟的咽喉要道。据《史记·河渠书》记载,“蜀守冰凿离堆,辟沫水之害”,李冰开凿宝瓶口。因“崖峻险阻,不可穿凿,李冰乃积薪烧之”,站在这里,此刻仍然能感受到那股劈山引水的魄力。宝瓶口不仅是进水口,亦如调节阀门,江水被青山约束成一脉,奔涌而出,汨汨清流滋养着天府之国,岁岁安澜。

一路看山、听水、览古堰,从上游的雄浑开阔,走到下游的清灵荡漾,山和水交融,古韵悠长。因为要赶高铁,还有几处景点已无暇顾及,只能不无遗憾地走出景区。出了南门,左转就踏上了南桥,青山映碧水,江风拂廊桥,山水景致温婉如画。

我们驻足南桥,同事让我给她拍张雅照,没想到,快门按下的一瞬间,同事的表情竟略显木讷,和桥下悠然的流水,还有远处叠翠的青山,竟格格不入。她看后开玩笑道:“这都拍的啥呀!”话刚说完,引得周遭游客一阵爽朗的笑声,为这次安静的山水之行,增加了几分鲜活的气息,也成了此行最佳的注脚。

江水悠悠,流淌千年,见证过人间的烟火气,古堰不言,青山不语,却以最包容的态度,接纳每一位匆匆的过客,那些刻意去追寻的完美景致,往往比不上一个偶然的生动瞬间。

转身离开的时候,风从南桥穿过,如笙箫琴瑟和鸣。原来最好的旅途,从来不是完美无瑕,而是山水相伴,喜乐随心,在不完美里面,遇见最真实的人间美好。就像这滔滔的江水,向前奔流乃是它唯一的使命,至于路上是否皆为坦途,那就且听风吟,且行且歌了。

最慢的步伐,是永不后退

尹桃

办公室的灯光,常在深夜八九点熄灭。合上备课本,桌角改过的作业、打磨过的教案,堆着日复一日的平凡。很多人说,教师的日子是循环的,一届又一届学生,一遍又一遍讲课,久了难免追问:这份重复,意义何在?

直到那个午后,我遇见了小宇。这个曾经上课低头、不敢举手的男孩,正耐心地给新生讲解黑板报。他笑着告诉我:“老师,我想当主持人,您说敢开口就赢了一半,我现在敢了。”

那一刻我忽然懂得,教育不是立竿见影的魔法,而是一场慢工细活的耕耘。我们播下的种子,也许不会立刻发芽,却会在某个瞬间,长成孩子生命里的光。

这世上从来没有白走的路,也没有白付出的努力。课堂上的一笔一画的教导,清晨早到教室的坚守,深夜反复修改的课件,蹲下来倾听的耐心,面对学生调皮时的包容,落在作业本上的圈圈点点,都不是无用功。它们像春雨润物,像微光引路,悄悄改变着每一个孩子。

我们总羡慕别人光芒万丈,却忘了,绝大多数人都在平凡中坚守。励志从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,而是闹铃响过三遍仍挣扎起床的坚持,是面对琐碎仍认真做事的韧劲,是明明疲惫,却因孩子的进步瞬间满血复活的温柔,是明知平凡,仍愿意为他人变得更好的勇气。

励志,是今天比昨天更有耐心;是遇到困难不逃避,告诉自己再试一次;是在重复的日子里,始终保持热爱;是明知前路漫漫,依然一步一个脚印,永不后退。

就像深埋土里的种子,在黑暗中默默扎根,不是不怕孤独,而是坚信向下扎根,才能向上生长。我们或许成不了参天大树,却可以做种树的人;或许不能陪孩子走完一生,却能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,扶一程,引一路。

所有成长都需要时间,所有光芒都需要沉淀。不必着急,你付出的每一分努力都在铺路,你坚守的每一分初心,都在开花。最慢的步伐不是停滞,而是永不后退;最稳的成长不是一蹴而就,而是日积月累。

愿我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守住初心,保持热爱;愿我们在岁月里慢慢沉淀,悄悄发光。你走过的每一步,都能成为别人的力量,也终将成就更好的自己。每一分坚守都有意义,每一次前行都值得肯定。最好的自己,永远在坚持的路上。



●湖光春影

熊军武 摄

喧嚣人海里的知音

边美玲

今年春节,因为一首歌而有了不一样的温度。当李健那首《人间共鸣》的旋律在除夕夜悄然响起时,我突然意识到,在这个被快节奏和短视频裹挟的时代,我们已然很久没有这样安静地听完一首歌了。

这不仅仅是一次听觉的享受,更像是一场久违的心灵对话。李健那近乎耳语般的声音,像老友夜话般将歌词中的故事娓娓道来。这种“润物细无声”的表达,恰恰给了我们最大的空间,让我们得以将自己的故事投射进去。“也都是追梦离家的孩童,行走在满是年轮的旅程”,写尽了现代人当下的生存状态。我们或许是写字楼里的白领,或许是工地的建设者,或许是远赴重洋的学子,虽然来自不同的人生巷道,但那种背井离乡的漂泊感,那种为了生活默默咽下委屈的瞬间,却是

共通的。当那句“我走的晴朗和你走的月光和寂静,竟会触动你的心血”响起时,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被击中了。原来,那些我独自熬过的夜,那些无人理解的坚持,竟然有人能懂。这是一种在茫茫人海中忽然被“看见”的慰藉。

李健唱的不仅仅是爱情,更是亲情、友情,甚至是陌生人之间的善意。听着听着让我想起除夕夜围坐在一起和家人,想起那些虽然不常联系但依然挂念的老友,甚至想起在通勤路上曾为我让出一个空位的陌生人。在这个人际关系日渐疏离的社会,我们习惯了用手机刷屏,却忽略了身边具体的温暖。而这首歌提醒我们,真正的共鸣其实很简单:不过是“我愿说话你愿听”的默契,不过是平凡日子里那些无需言语的陪伴。特别是背景中的万

家灯火,孩童的奔跑,少年的挥别到老年的相守,让我深刻体会到,所谓的“人间”,正是由这些并不完美但却真实的瞬间组成的。正如歌中所唱:“这一切顺境或逆境,一切安稳或飘零,我都祝愿你的心。”在经历了生活的种种不确定性之后,这种发自内心的祝愿,显得尤为珍贵。它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,而是同路人相互的搀扶。

听完这首歌,我不禁想起李健多年前的《风吹麦浪》。如果说多年前的麦浪是年少时对浪漫的憧憬,那么今日的《人间共鸣》则是历经风雨后对日常的深情。它告诉我们,即便生活给了我们许多疲惫和伤痕,但在某个晚风吹过的瞬间,我们依然能在彼此的故事里找到共鸣,在别人的眼中看到自己。

一缕青烟念故人

高长见

清明节到了,我又回老家给父亲上坟。迎春花柔嫩的枝条抽出了嫩芽,在微风颤动中仿佛向我打招呼。

站在坟前,三十六年转瞬即逝,往事历历在目。

十岁那年冬天,我上四年级。那天中午,母亲带我去邻村吃席。不知怎的,突然有一种想要长大成人的冲动涌上心头。我模仿大人偷偷吸了一口烟,然后又悄悄端起酒杯一饮而尽。慢慢地,我就手舞足蹈起来,说话也多起来了,下午的课早就不记得了。

我一路哼唱着,踉踉跄跄地回到了院子里,就看见父亲迎面走来。他脸上沾满暗红色的血渍,血顺着下巴流到胸前的衣服上,染出一幅不规则的地图。他的嘴唇裂开,皮肉翻卷,血珠在午后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光。我的歌声突然停了下来,“哇”地哭出声来,跌跌撞撞地扑向了母亲。

后来才知道,父亲在后山挖蛭石的时候被松动的石头砸中了,昏倒在一个石洞里。邻居发现后唤醒了,他自己忍着疼痛独自下山。乡亲们张罗着送他去卫生院,但他坚持要母亲在家用缝衣针为他缝合伤口。最后还是被人抬到卫生院缝了七针。

那道疤痕永远地留在了他的脸上。又过了六年,我十六岁那年的冬天。那时我在城里的师范学校上二年级,寒假快到的时候,心里很烦躁,就像有一群蚂蚁在血管里爬。为了平复情绪,下午在澡堂里泡了好几个小时,晚上去了烟雾缭绕的录像厅。正当我心不在焉的时候,同学急急忙忙地找来:“你小姨来了,在宿舍等你。”小姨的神情很严肃,说父亲拆老屋土墙的时候受伤了。我不敢多问,一颗心几乎要停止跳动,就急匆匆往家跑。走进家门已经太晚了。父亲静静地躺在

那里,身上盖着白布。他刚给家里盖了五间新房子,拆老屋的时候,土墙一声闷响之后带走了他。

原来他一直记得,有次同学来家里做客的时候,发现我住在草房里,他可能觉得给我丢脸了。这个沉默的男人用生命给了儿子最后的尊严。那年他只有四十岁。

父亲为人厚道,乡邻们都来帮忙。女人们擦着泪水,哀叹老天不公;男人们一声不响地把抬棺的杠子往自己肩上挪。

第二天早晨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默默地吃着没有父亲的第一次早饭。忽然间,外婆手中的碗“哐当”一声掉到了桌上。她没有去关注桌上的碗,而是猛地抬起了头,目光穿过我们直视着空中。然后,她开始哭诉起母亲以后的生活,盖房子欠下的债,我的学习……

满屋寂静。母亲手中的筷子落到了地上。我全身发冷。

这些事之前并未告诉外婆,她不知怎么就知道了。而我们以为这是父亲的灵魂,通过外婆的嘴,一字一句地交代着他放不下、带不走的牵挂。当时屋内弥漫着浓浓的悲伤,还有种被守护着的温暖。

三十六年了,每年清明我都会去给父亲上坟,和他说话。风穿过山林发出哗哗的声音,好像岁月在叹息。父亲的爱并不张扬,但比脚下的黄土更深厚。他手上的裂口、磨破的肩膀就是他想说的一切。

点燃纸钱,火焰在风中摇曳。一缕青烟袅袅升起,如似连通了另一个世界。微风吹拂下,纸灰像蝴蝶一样四散开来。我站在那里,然后转过身去。有些感情不用眼泪来证明,经过三十六年的光阴之后,它会穿过未来的荒芜与丰盈。就像父亲唇上的那道伤痕,还有他用生命换来的五间瓦房,已经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血脉里。